

闲情偶寄
窥词管见

附：笠翁对韵



李渔◎撰

杜书瀛◎校注





闲情偶寄
·
窥词管见

附：笠翁对韵



李渔◎撰 杜书瀛◎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情偶寄 窥词管见/ (清) 李渔撰; 杜书瀛校注.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04 - 7429 - 6

I. 闲… II. ①李…②杜…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
清代 IV. I264.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666 号

策划编辑 张 林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刘世德

—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的大家。

大家既与伟大的文学家不同，亦与著名的文学家不同。

伟大的文学家，例如杜甫、曹雪芹等，他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要比大家高。

他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流的文学家。

著名的文学家，例如李商隐、王实甫等，他们有着不同的各自擅长的领域，或以诗名，或以戏曲名。

他们不妨简称为名家，其实也就是仅次于第一流的文学家。

那么，什么叫做大家呢？

我心目中的大家，是那些文坛上的多面手。在他们生前，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他们身后，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而李渔，我认为，他就是这样一位大家。

是大家，就值得我们认真地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去深入地研究他。

我曾和同道交换过意见，我的这个肤泛的看法获得了他们的赞同。

老友美国韩南教授的专著《李渔》，另一位老友日本伊藤漱平教授的几篇关于李渔小说的论文，都给了我不少的启迪。在我的指导下，我的一位学生的学位论文以李渔小说为题，最后出版了专著《李渔小说论稿》。

有幸先后读到书瀛兄的两部出色的专著《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和《李渔美学思想研究》，获益匪浅，这使我开了眼界，对李渔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是小说家、戏剧家、诗

人，还是一位有见解、有成就的美学家；他涉及的不仅有戏剧美学，还有园林美学、仪容美学等等。

感谢书瀛兄以他深湛的学力、扎实的功底拓宽了李渔研究的空间。

二

书瀛兄是我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不过，他在文艺理论研究室，我在古代文学研究室。平时来往不多，却维持着深厚的友谊。

在“文革”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却没有认识他的机缘。在文革中，我跟他也只有少许的接触。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却是在文革之后。

最初把我们两个人联系到一起的是文革，以及所谓的“516”。

那是在1970年的某个夜晚，在七号楼的某个房间里，办公桌的一侧坐着两个人，一位是工宣队员。另一位是所内的某同事，此人当时的身份是专案组的成员。在他们的对面，靠墙边，站着一个人。坐着的是审问者，站着的是被审问着。

那个站着的人不是别人，是我。

审问的内容照例是：你什么时候、如何参加“516”组织的，履行过什么组织手续，填过什么登记表，同时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些什么人等等。

我没有作出任何的回答。因为在这之前，我早已在非正式的所谓“隔离审查”中无数次地回答过类似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这次、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场合，多出了一个提问：你们的队长到底是什么人？其实我对这个组织根本毫无所闻，说我参加该组织也根本是莫须有之事。因此，我沉默以对。我凭良心行事，一不想撒谎，二不想陷害旁人。

那位同事终于沉不住气，面孔一变，拍桌怒吼：你转过脸，靠墙站着去！

我无奈地、倔强地照着他的命令做了。

我从小学念到大学，还从来没有被老师罚过站。但是，那个晚上让我尝到了罚站的滋味。

就这样，我站着度过了一个夜晚。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后来我才知道，在第二天，我们文

学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就离开北京，奔赴河南的“五七干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那样做是“急于求成”。

这是我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的一个缩影。

在那天晚上的审问中，有一个名字始终挂在审问者的嘴上。

那就是：杜书瀛！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比我更悲惨，受到了更多的迫害（事过境迁，我也不想再多说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了）。

他的名字反复地和我挂在一起，就在那个晚上。这使我终身难忘。

三

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书瀛兄度过了一个不正常的运动，经受了磨难的锻炼，又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者的身份和生活。

在文学研究所这样的学术机构中，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出人才、出成果吗？

书瀛兄可以说是其中的优秀的一位，在我看来，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十年动乱”的遭遇没有压垮他。他仿佛变为另外一个人。他杜绝了消沉。他不像某些人那样的碌碌无为，而是昂首前进，在学术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他已年逾花甲，虽然不在文学研究所上班了，但人退而心不退，仍然精神饱满地在学术事业上踏踏实实地耕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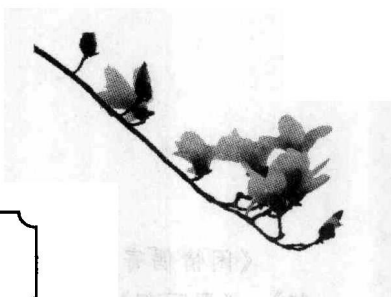
一连串的数字，说明了他“文革”之后和在退休之后的突出的成绩：他出版了专著12部，这还不包括他主编、翻译、评点的书籍5部，以及集体著作2部、资料书籍1部；另外，他还发表了论文81篇，另有诗歌、散文、杂记53篇。

和那些当年在运动中审问他、斥骂他、迫害他的人的预期相反，他终于露出了英雄的本色。他笑在了最后。

四

书瀛兄新出的专著，请我写序，并在“后记”中对我说了些溢美之词。我深感惭愧，又忐忑不安。

谨在这里聊缀数言，作为一个老朋友的祝贺。



前言

读者手头的这本书，是李渔《闲情偶寄》与《窥词管见》的合集。一般读者对《闲情偶寄》比较熟悉而对《窥词管见》可能较为陌生。《窥词管见二十二则》原刊于李渔《耐歌词》^①卷首，是李渔相当重要的一部词学理论著作，过去人们较少关注，今特拈出，以示珍宝钩沉之意。

1

李渔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他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号笠翁。其著作上常署名随庵主人、觉世伟人、湖上笠翁、新亭客樵、伊园主人、觉道人、笠道人等等。他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或三十九年（1610或1611），卒于清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1679或1680），一生跨明清两代，饱受时代动荡和战乱之苦。中年家道败落，穷愁坎坷半世，靠卖诗文和带领家庭剧团到处演戏维持生计。他一生著述甚丰，作为文学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主要著作有《笠翁一家言全集》，包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词集一卷，史论两卷，《闲情偶寄》六卷；作为戏剧作家，李渔著有传奇十几种，常见的有《笠翁十种曲》传世；作为小说家，他写过评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回文传》、《肉蒲团》也可能是他的手笔。而他自己则把《闲情偶寄》视为得意之作。

① 《耐歌词》是李渔的词集，有康熙十七年（即康熙戊午年，西历1678）翼圣堂刻本存世，现藏国家图书馆。笠翁之词集，最早收入康熙九年《笠翁一家言》“初集”（翼圣堂刻），标为“诗餘”，以年编次，各调错杂；康熙十二年又编成《笠翁一家言》“二集”（翼圣堂刻），将词集重新修订，改以词调长短为序，并命为“耐歌词”；康熙十七年编成《笠翁一家言全集》（翼圣堂刻），词集仍以《耐歌词》命之——上述各本刊印时，李渔仍在世，李渔死后，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主人重新编辑出版了《笠翁一家言全集》，其卷之八为词集，并标为“笠翁餘集”。

《闲情偶寄》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饌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其中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戏曲、歌舞、服饰、修容、园林、建筑、花卉、器玩、颐养、饮食等艺术和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和美学规律。他写此书确实下了很大工夫，运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学识库存。他在《与龚芝麓大宗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闲情偶寄》不但是一部内容厚实的书，而且是一部力戒陈言、追求独创的书。在《闲情偶寄》的卷首《凡例》中，李渔说：“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二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袭袭白，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最初镌刻并发行此书的“翼圣堂主人”也在该书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之书，克塞宇宙，人谓奇矣、绝矣，莫能加矣，先生自视蔑如也，谓平生奇绝处尽有，但不在从前剽剽中，倘出枕中所秘者公世，或能见真笠翁乎？因授是编，梓为后劲。”对于李渔这部倾半生心血的力作，他的朋友们评价甚高，并且预计此书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余澹心（怀）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闲。谬谬乎，绵绵乎，汶者读之旷，僿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此书出版后的情况，恰如余澹心所料，世人争相阅读，广为流传。不但求购者大有人在，而且盗版翻刻也时有发生。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在当时逗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发生阅读兴趣，有的甚至到李渔府上来借阅。此书自康熙十年（1671）付梓，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注目。

在有清一代，凡是谈到李渔的，一般都会提到他的《闲情偶寄》，并加以称道。直到现代，《闲情偶寄》也不断被人提起。例如，大家很熟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和《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中谈到李渔及帮闲文学的一些话，在那里，鲁迅称李渔等人为“帮闲”文人。但鲁迅对李渔批评中有肯定。鲁迅说，历史上的“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并不都是“一个恶毒的贬词”，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等，就属帮闲文人之列，而文学史上“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如果“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因为李渔等人确有真才实学。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饰首饰，脂粉点染，饮饌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期。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林语堂大段引述李渔的文字，赞曰：“他的对于生活的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此外，文学家梁实秋、周作人、孙楷第、胡梦华、顾敦柔、朱东润等，园林学家和建筑学家童嵩、陈植、陈从周等，也对《闲情偶寄》十分推崇。《闲情偶寄》之历来受欢迎、受关注，还可以从它一版再版、不断刊行的情况加以印证。不但有清一代有许多版本行世——最早也最著名的是康熙十年（1671）翼圣堂十六卷单行本（又收入翼圣堂《笠翁一家言全集》），以及雍正八年（1730）芥子园刊《笠翁一家言全集》本（将十六卷并为六卷，标为《笠翁偶集》，并有单刻本流行），翻刻、伪刻者无法统计；而且直到20世纪和21世纪，还不断有新版本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本和注释本发行。我所知道的，20世纪20—30年代有普益书局、会文堂书

局、宝文堂书局石印本，1936年有贝叶山房发行、张静庐校点、施蛰存主编、郁达夫题签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单锦珩校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随后出版的《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也是这个本子），1996年作家出版社立人校订《明清性灵文学珍品》本（此本把李渔误为明人，我想应该是偶尔笔误或印刷错误），1998年学苑出版社杜书瀛评点^①《历代笔记小说小品丛书》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巨荣、卢寿荣校注《明清小品丛刊》本，2002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吴兆基、武春华主编《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本——以上是全本；选本有：《李笠翁曲话》（录《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1925年曹聚仁校订、上海梁溪图书馆《文艺丛书》本，《李笠翁曲话》上海启智书局排印本，《笠翁剧论》1940年上海中华书局《新曲苑》本，《闲情偶寄》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古典论著集成》本（仅取《词曲部》、《演习部》），《李笠翁曲话》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戏剧研究》编辑部编选本，《李笠翁曲话》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多注释本，《李笠翁曲话注释》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徐寿凯注释本，《笠翁秘书》（选《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饌部》、《种植部》、《颐养部》）1990年重庆出版社赵文卿等笺注本，《闲情偶寄》2007年中华书局杜书瀛点评插图本（选该书《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之全部及其他各“部”之部分）；此外，还有199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李瑞山等编《白话闲情偶寄》等。

3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一部所谓寓“庄论”于“闲情”的“闲书”。作者在该书卷首《凡例七则·四期三戒》中自述道：“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又说：“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

^① 该书为《闲情偶寄》全本，但是只选取有关部分（全书一半篇幅）进行评点，其余文字附录于后。

也。”我看，李渔的这段表白，半是矫情、半是真言。

所谓矫情者，是指李渔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故意说给当政者和正人君子者流听。因为李渔的著作文章在当时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李渔的友人余澹心在为《闲情偶寄》作序时就说：“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所以，李渔预先就表白：我这本书虽名为“闲情”，可并不是胡扯淡，也无半点“犯规”行为；表面看我说的虽是些戏曲、园林、饮食、男女，可里面所包含的是微言大义，有益“世道人心”。李渔这么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和满口“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腐儒”们，不无讨好之意。当然，《闲情偶寄》中所言，也并非没有出于真心维护封建思想道德者；但是，书中大量关于观剧听曲、赏花弄月、园林山石、品茗饮酒、服饰修容、选姬买妾、饮食男女、活命养生等等的论述描绘，难道其中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渔所说的，大半是些“聪明人”的“聪明话”而已。正如李渔的另一友人尤展成（侗）在为《闲情偶寄》所作的序中说的：“所著《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狴伎俩，作游戏神通。”不管作序者这几句话的原意如何，但用“狡狴伎俩”来形容我们在《闲情偶寄》中所看到的李渔，还是贴切的。在统治者对舆论钳制得比较紧、时有文字狱发生的清代，李渔以及像李渔那样的文人耍点小聪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真言者，除了上面所说李渔确有自觉维护封建思想道德的一面之外，从艺术形式和文章的审美作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李渔也真想避免“庄论”、“正告”而采用轻松愉快的“闲情”笔调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大谈“草木昆虫”、“活命养生”的“闲情”是他的真心话。他深知那些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令人望而生畏，令人厌倦，不会有多少打动人的力量。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文革”时报纸上那些冷似铁、硬似钢、字字绝对真理的大块文章，有几个人真心要读？所以，李渔有意识地寓“庄论”于“闲情”，使这本书变得有趣、有味，可读性强。单就这个方面而言，李渔的确获得了成功。从总体上说，他的文章，他的书，绝不枯燥、乏味，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只是有的地方世俗气太重，有的地方略显油滑，有的地方有点媚俗。此其不足。然而，优点是，绝不板着面孔教训

人、讲大道理。即使本来十分枯燥的理论问题，如《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等专讲戏曲理论的部分，他也能讲得有趣有味，风趣盎然，没有一般理论文字的那种书卷气，更没有道学气。这是《闲情偶寄》的一个突出特点。

读《闲情偶寄》还有一个突出感受，即它的平易近人的人情味和浓重的“市井”气、“江湖”气。而且，在李渔那里，这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他文章中的“人情”不是隐逸在山林中的冰清玉洁的“逸情”，也不是窗明几净的书斋里的“雅情”，而往往是世俗的“市井”情、“江湖”情。如果说不是全部文章都这样，那么至少相当多的文章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李渔是一个“江湖”文人、“市井”文人，或者说，是旧社会里常说的那种“跑码头”的文人。

李渔继承了明代“性灵”小品的传统。大家知道，明代晚期以袁氏三兄弟（袁宏道和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家，无视道学文统，不是像以往那样大讲“文以载道”，而是倡导“独抒性灵”，把“情”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来。袁氏稍前的李贽、汤显祖，袁氏稍后的“竟陵”诸人（钟惺、谭元春等），都是如此。受他们的影响，李渔的包括《闲情偶寄》在内的许多散文，多与“性灵”小品的格调相近，不着意于“载道”，而努力于言事、抒情。不过，比起他的前辈，李渔多了一些“市井”气、“江湖”气，少了一些“雅”气、“文”气；多了一些圆滑、媚俗，少了一些狂狷、尖锐。之所以如此者，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性情所致，乃时代、社会使然。

《闲情偶寄》作为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小品形式、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的艺术美学和生活美学著作，其精华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谈戏曲创作和舞台表演、导演，谈园林美的创造和欣赏，谈仪容美的创造和欣赏（服饰和修容等）的文字。把李渔看做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戏剧美学家、园林美学家和仪容美学家之一，是符合实际的。他当之无愧。《闲情偶寄》的绝大部分文字，既可以作为理论文章来读，也可以作为情趣盎然的小品文来读。当然，李渔和他的《闲情偶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其中个别地方发着封建腐朽的气味，有些东西不科学，有些东西已经过时。

《窥词管见二十二则》作为李渔最重要的词学著作，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价值的思想，其中将诗、词、曲三者进行比较的文字，十分精彩。他说：“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大约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一则苦于习久难变，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欲为天下词人去此二弊，当令浅者深之，高者下之，一俯一仰，而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词之三昧得矣。”（第一则）又说：“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如畏摹腔练吻之法难，请从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习见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俨然一词，而非诗也。”（第二则）“曲宜耐唱，词宜耐读。耐唱与耐读，有相同处，有绝不相同处。盖同一字也，读是此音，而唱入曲中，全与此音不合者，故不得不为歌儿体贴，宁使读时碍口，以图歌时利吻。词则全为吟诵而设，止求便读而已。”（第二十二则）

相比较而言，《闲情偶寄》是从曲立论，以戏曲为中心谈曲与诗、词的区别；而《窥词管见》则是从词立论，以词为中心谈词与诗、曲的区别。这样一对照，诗、词、曲的不同特点，历历在目、了了分明。可惜我们对《窥词管见》研究的很不够。现在刊印出来，以引起更多人研究的兴趣。

李渔早就走出国门，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有关材料表明，最早译介李渔的是日本。在李渔去世后91年，即日本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日本有一本书《新刻役者纲目》问世（“役者”，日语“优伶”之意），里边译载了李渔的《蜃中楼》的《结蜃》、《双订》。据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介绍，李渔《蜃中楼》中的这两出戏，在八文舍自笑所编的这本《新刻役者纲目》中“施以训点，而以工巧之翻译出之”；青木正儿还说，德川时代（1603—1876）“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日本明治三十年也即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支那文学



大纲》，分十六卷介绍中国文学家，李渔独成一卷，该书将李渔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并称为二十一大“文星”。此后，李渔的《风筝误》和《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十丞楼》、《生我楼》等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李渔的《三与楼》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分别于1815和1819年出版。此后，英、法两种文字翻译的李渔其他作品也相继问世。上世纪末，A. 佐托利翻译的拉丁文本《慎鸾交》、《风筝误》、《奈何天》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文化教程》出版。本世纪初，李渔的《合影楼》、《夺锦楼》等德文译本也载入191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此外，由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沃斯克列先斯基（汉名华克生）翻译的俄文本《十二楼》也介绍给俄国读者。近年来，李渔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文艺研究对象。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新西兰人韩南教授认为，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难得的可以进行总体研究的作家，李渔的理论和作品具有一致性，形成一套独特的见解。20世纪末他曾来中国数月之久以完成一部有关李渔的专著。德国的H. 马丁博士也发表过数篇研究李渔的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李笠翁论戏剧，中国17世纪戏剧》；1967年马丁到台湾继续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编辑了《李渔全集》（包括“一家言”十卷、“闲情偶寄”六卷、“笠翁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等共十五册），由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美国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了华人学者茅国权和柳存仁著的《李渔》。当然，李渔最被今人看重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和戏剧美学理论。

6

本书《闲情偶寄》为六卷全本，乃融合翼圣堂本（藏国家图书馆）与芥子园本（藏国家图书馆）之长，并参阅其他各本进行比较对照而取优；《窥词管见》，以康熙十七年刻本《耐歌词》（藏国家图书馆）卷首所载为底本，对照雍正八年芥子园本《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之八“笠翁余集”卷首所载而定夺。对所选各本个别刊刻相异或舛错字句之校勘，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不出校记。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和该馆办公室主任张彦同志以及孙乐同志，在他们的热情帮助和周到安排下，我顺利查阅了该馆所藏三部善本书：康熙十年（即康熙辛亥年，

公元1671)翼圣堂本《闲情偶寄》，康熙十七年（即康熙戊午年，公元1678）翼圣堂刻本《耐歌词》（《窥词管见》即刻于《耐歌词》之首），雍正八年（即雍正庚戌年，公元1730）芥子园本《笠翁一家言全集》；并且他们还把康熙十七年刻本《窥词管见》复印件赠给我。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圣元研究员和图书室邓乔松、徐海燕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以充裕的时间翻阅了文学研究所图书室珍藏的善本书康熙翼圣堂本《闲情偶寄》。

此外，本书还把《笠翁对韵》附印于后供读者参考。之所以不把《笠翁对韵》作为正文而仅仅作为附录，其原因在于，虽然相传《笠翁对韵》出于笠翁之手，但它不在《笠翁一家言全集》内，究竟是否确为笠翁所著，最初刻于何时，待考。据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渔全集》的编者说，人们最早看到的《笠翁对韵》大概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该本有米东居士序，说“偶检篋笥得《笠翁对韵》一篇”云云，落款为“道光己酉臬月上浣米东居士题”。按，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臬月是五月，上浣是一个月的上旬，这时李渔去世已经一百七十年。此后之《笠翁对韵》，还有同治元年（即同治壬戌年，公元1862）书斋草堂刻本、光绪十九年（即光绪癸巳年，公元1893）琅环阁刻本、光绪三十年（即光绪甲辰年，公元1904）聚兴堂刻本、光绪三十三年（即光绪丁未年，公元1907）上海萃文斋校印本以及此后上海久敬斋书局刻本等等。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渔全集》第十八卷所收《笠翁对韵》，依据的是琅环阁本。本书所收《笠翁对韵》，乃吸取各本之长而成。《笠翁对韵》是训练写诗、填词、作对子，掌握声韵格律的通俗读物，广泛流传，虽至今不能完全确定为笠翁所作，但今天仍有一定价值。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校注者对《闲情偶寄》、《窥词管见》及《笠翁对韵》中个别难懂的字句，尤其是典故、术语、人名和地名等等，尽量详细地作了注释。注释虽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但也参考了以往各本的研究成果，谨致谢忱，而且限于水平，粗陋自不待言，错讹也在所难免，欢迎批评。

杜书瀛

1997—2008，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余怀序

《周礼》^①一书，本言正道，乃上自井田军国之大，下至酒浆屨屨之细，无不纤悉具备，位置得宜，故曰：王道本乎人情。然王莽^②一用之于汉而败，王安石^③再用之于宋而又败者，其故何哉？盖以莽与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用《周礼》固败，不用《周礼》亦败。《周礼》不幸为两人所用，用《周礼》之过，而非《周礼》之过也。苏明允^④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⑤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虚诞之事，则诗张伪幻^⑥猥獭之辞，其切于男女饮食日用平常者，盖已希矣。余读李子笠翁《闲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⑦作《闲情赋》，其间为领、为带、为席、为履、为黛、为泽、为影、为烛、为扇、为桐，缠绵婉娈，聊一寄其闲情，而万虑之存，八表之憩，即于此可类推焉。今李子《偶寄》一书，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其言近，其旨远，其取情多而用物闲。漻漻乎，緜緜乎^⑧，汶^⑨

① 周礼：《周礼》乃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一，或称《周官》、《周官经》，记周代职官礼法、物名制度。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它成于汉初。

② 王莽：王莽（公元前45—23），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称帝，于公元8年建立新朝，后在农民起义战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

③ 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曾推行王安石变法，然最终失败。

④ 苏明允：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并被称为“三苏”。

⑤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语见苏洵《辨奸论》，文中一段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人们认为此乃暗讽王安石。

⑥ 诗张伪幻：以欺骗迷惑别人。诗张，欺诳。《尚书·周书·无逸》：“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诗张为幻。”

⑦ 陶元亮：陶潜（约376—427），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文学家，浔阳（今九江）人。其《闲情赋》见《陶渊明集》。

⑧ 漻漻乎，緜緜乎：漻漻，形容清澈的样子；緜緜，形容连绵的样子。

⑨ 汶：昏暗也。

者读之旷，僇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忤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此非李子《偶寄》之书，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吾知此书出将不胫而走，百济之使维舟而求，鸡林之贾辇金而购矣^①。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余应之曰：唯唯否否。昔谢文靖^②高卧东山，系天下苍生之望，而游必携妓，墅则围棋。谢玄^③破贼，桓冲初忧之，郗超^④曰：“玄必能破贼。吾尝共事桓公府，履屐间皆得其用，是以知之。”^⑤白香山^⑥道风雅量，为世所钦，而谢好、陈结（白居易《感石上旧字》作陈结之——校注者）、紫绡、菱角，惊破霓裳羽衣之曲^⑦；罢刑部侍郎时，得臧获^⑧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苏文忠^⑨秉心刚正，不立异，不诡随，而琴操、朝云^⑩、螭头、鹤尾，有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之致。韩昌黎^⑪开云驱鳄，师表朝廷，而每当宾客之会，辄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等。故古以来能建大勋业、作真文章者，必有超世绝俗之情，磊落嶷嶷之韵，如文靖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经营惨淡，缔造周详，即经国之大业，何遽不在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贴屐，曾以一曲

① “百济之使”句：“百济”和“鸡林”都是古代的国名，在朝鲜半岛，两国相邻。两句形容李渔的书受人喜爱，波及远方。

② 谢文靖：东晋名相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死后追赠太傅，谥文靖。《晋书·谢安传》说谢安长期“高卧东山”不肯出，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称为“东山再起”。《世说新语》说他携妓游东山，下棋赌别墅。

③ 谢玄：谢玄（343—388）字幼度，宰相谢安之侄，东晋著名军事家。谢玄善于治军，并招募北方难民，组建并训练了一支精锐部队，取名为“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指挥军队，以少胜多，并乘胜收复了今陕西、河南、山东南部等地区。

④ 郗超：郗超（336—378），字景兴，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人，东晋大臣。

⑤ 语见《晋书·谢安传》。

⑥ 白香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晚年自号香山居士。文中提到的“谢好、陈结、紫绡、菱角”是跟随白居易的歌妓。

⑦ 霓裳羽衣：乃唐明皇时著名舞曲，杨贵妃善舞。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句。

⑧ 臧获：奴婢。

⑨ 苏文忠：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死后谥文忠。

⑩ 琴操、朝云：乃苏轼侍妾。后面之“螭头”、“鹤尾”，经宋词专家刘扬忠先生查遍苏轼作品，似非人名，而其《瑞鹧鸪》词中有“映山黄帽螭头舫，夹岸青烟鹤尾炉”句，故螭头当指舫，鹤尾当指炉。

⑪ 韩昌黎：唐代诗人、古文家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他任潮州刺史时，因恶溪鳄鱼为害，曾作《祭鳄鱼文》，以驱鳄鱼。